

只要没有特殊情况,每周六晚上,北京东五环外城乡结合部的皮村工友之家里,会准时热闹起来,皮村文学小组又开始上文学课了。

小组成员,有雇主家存在感不强的住家阿姨、育儿嫂、钟点工,劳工市场上随时等着被派活的泥瓦工、布展拆展工、电焊工,也有二手服装店店员、编辑、洗车工……只要进了文学小组,他们北漂的身份都被暂时抹去,听志愿者老师上文学课,讨论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。这样的场景,在皮村持续了十年。

北京的另一面

皮村靠近首都国际机场,飞机从村子上空起飞、降落,除了巨大的噪声,村里的环境也给每个初访者留下深刻印象。

今年五一前夕,北大教授、最早在皮村文学小组上课的张慧瑜,在《北京文学》上发表报告文学《以文学之名:新工人文学小组十年记》,写到2014年9月21日傍晚,他开着车从海淀来到皮村的往事:“皮村虽然离北京很近,却是一个城乡接合

部,村里人主要以出租房屋为生,90%的人口是外来打工者,白天大部分都去市里上班,晚上皮村街上恢复熙熙攘攘,像个热闹的小县城。城里的繁华、拥堵和霓虹灯,与皮村昏暗的灯光、夜幕下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”

张慧瑜也是当时唯一去上文学课的老师。工友之家发起人王德志、文学之家召集人付秋云说,附近工友来图书室借书,不时有人打听有没有文学课,想学习文学创作,工友之家就发起了皮村文学兴趣小组。

在文学小组上了5年课的作家袁凌2017年初第一次去皮村时,感觉熟悉而陌生。尤其是皮村的主街,和他租住的昌平燕丹村很像,但和北京别的城中村相比,已经办过几届打工春晚,崔永元还去做主持的皮村,更拥挤、热闹,显出不一样的人气。

文学的纯真年代

袁凌说,和工友们相遇的

皮村文学小组

头5年,他没想过写他们,大家关系也很简单,上课谈文学,和熟悉的人一起玩、闲聊,袁凌没有刻意记录这些交往。

“我遇到这些人,相处得愉快。”他觉得,自己虽然从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,工作后的履历也光鲜亮丽,写出《北京SARS后患者骨坏死调查》《走出“马三家”》等很多有影响力的特稿,但某种程度上说,和工友们很相似,都是从农村漂泊到城市,同属于没有稳定保障的劳动者,只不过工友们干体力劳动,他做脑力劳动。

皮村文学小组的高光时刻是2017年,一篇横空出世的《我是范雨素》在网上刷屏,作者范雨素就是小组成员之一。范雨素火起来后,在袁凌的帮助下,皮村文学小组成员的合集《劳动者的星辰》也在2022年出版,文学小组名气更大了。

进出村子5年来,袁凌也目睹了皮村的爆火和沉寂,当越来越多的“拆”字出现时,他意



袁凌和小海、王海军、马建东夜里在温榆河划船

识到自己在亲历一段历史,就联系了30多个工友,一个一个做专访,最后写下13个人的故事,于是有了《我的皮村兄妹》。

“一些专业的作家圈里,大家宁愿打麻将、斗地主、谈政治、聊八卦,都不怎么谈文学。但在皮村,文学是业余的事情,聊起来不会觉得羞耻,也没有那么多成名的人,还有初心的感觉,处于文学的纯真年代。这也是我愿意在这个时候把他们写下来的原因。”

体力劳动者有他们的逻辑

《我的皮村兄妹》里,多次出现袁凌和工友们一起劳动的

场景。除了做农活,袁凌还跟着工友干过更重的体力活。

做了两次装卸工人后,袁凌对体力劳动的重要性也有了新认识。“大家都觉得社会很先进,但城市的钢筋水泥不是白领这种写文件的工作就能实现的,是(工友)徐良园、王海军他们,顶着烈日、高温、严寒,搬一袋袋的沙子、一袋袋的水泥、一块块的砖建起来的。”

袁凌还说,体力劳动者有他们的一套逻辑,只有真正参与他们的劳动,才能和他们打成一片。皮村工友之家负责人王德志,一开始觉得袁凌是知识分子,对他态度有所保留。但好几次,袁凌到文学小组上课,正好遇到他们干搬家具、运沙石之类的重活,都去主动搭手。有一次工友之家缺人,王德志临时叫袁凌,他马上过去,干完活,王德志留下一句简短评价:“袁凌能干活,只是干得少。”从那以后,王德志就对袁凌打开了心扉,最后,他的故事被写成《不服气的野马》。(摘自5月31日《第一财经日报》彭晓玲文)

读报精选

《来甘肃临潭看各式铜器“美美与共”》留言:

平安是福(甘肃):甘肃临潭,铜的世界。

5月27日,微信公众号“王安忆:写了法国人最爱的故事,获法国勋章”文末留言:

Laurent(法国):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,是我们上海人的骄傲……

5月27日,小红书“作家文摘三里屯文史频道”视频“酱园弄究竟讲了个啥故事”下留言:

小青桑(江苏):中国大陆啥时开播?

5月30日,微信公众号“被低估的世界级中国作家残雪,荣获‘美国文学奖’”文末留言:

国学门(广东):残雪获得如此重大的国际奖项,既是世界文学界对中国文学的肯定,也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百花园绽放出鲜艳的花朵!

5月30日,微信公众号“人生的上线由孩子决定——‘人间清醒’的家长”文末留言:

天知(吉林):……父母要反思,教育也要反思。

5月31日,微信公众号“《作家文摘》5月好书榜”文末留言:

行木(黑龙江):这期推荐的好书有很多,我最感兴趣的是《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》……期待从他人书信中了解这对伉俪更多的故事。

A `Hundred` Flowers(新疆):想通过《天才杨振宁:创造力与平衡感》更多的了解杨振宁,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,可以和爱因斯坦比肩的当代物理学家。

6月1日,微信公众号“吴德之女九死一生,难以忘却的童年”文末留言:

DCH(湖北):一字不漏看完的,好几波又好几折的提心吊胆的险呀。

6月2日,微信公众号“徐迅:亲爱的公园”文末留言:

筱筱(天津):公园,治愈系……让我想起了《我与地坛》。

“缺席”的担架员

不久前,黑龙江省嫩江市一女子父亲病重,她拨打了120急救电话。因家中没有其他亲人,女子请求急救人员帮忙用担架把病人抬上救护车,但被急救人员拒绝,并反复表示自己没这项义务。一时间,“病人究竟该由谁抬?”成为公众争论的焦点。“急救中心是否应该配备担架员?”,我国是否有受过专业培训的担架员?以下是几位来自不同城市担架员的讲述——

担架工还得干保安的活

老孙 59岁

从2021年开始,我便在山东省威海市的一家二级医院急救中心干担架工了。我们现在单位里常干的担架工有3名,我们三个轮流值守早、中、晚班,有急诊的时候就跟随救护车出诊,没有任务的时候就在保安亭里执勤,负责维持车场秩序,包括巡逻、管理停车位、操作车闸这些琐碎事务。

保安不用很正式的培训,但担架工在上岗之前,要先跟车三天四夜,熟悉一下医疗车和担架车的基本结构,学会怎样铺设担架,如何顺利把病人放上担架车,以及怎样抬着担架上下车、上下楼(见图)。

抬担架都是下力活儿,

按理说,更应该年轻人适合干这活,但是工资太低了,没编制也没啥晋升途径,一般没人愿意来。而且,干担架工的,出诊总会遇到各种突发状况,直面生命的脆弱和易逝,没点儿心理承受能力是不行的。

发愁自己的人生大事

张瑞冬 24岁

从去年8月份开始,医院就开始招聘正式的担架工,纳入编制内。整个考核还是比较严格的,不仅要测试个人的体能,而且还要看面试者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。进入单位之后,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接受培训。除了学习担架的基本结构,搬抬病人的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,还需学习一些急救知识,比如像心肺复苏这些医学急救常识。

这里的工作强度是真的大,我们正常情况下是24小时上一休一,但忙的时候上30多个小时才休息。跟随急救车出诊只是工作中的一部分,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脚步不停地奔走在医院的各个科室里,把病人抬到医用推车上送去检查。

尽管这份工作挺有成就感和荣誉感,而且我们的工资在小县城其实已经算



可以了。但是我现在比较发愁的就是自己的人生大事,害怕找不着对象。因为工作压力大,长时间熬夜加班,人也憔悴不少。并且,一方面是没有时间,另一方面我也有点担心别人会不会觉得担架工不太体面。

不干副业养活不了家庭

周明 36岁

我是沈阳市某急救中心的一名担架工,已经干了有半年的时间了,之前做点儿小生意,经朋友介绍就来干担架工了。我身边的同事大多也都是三四十岁,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,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在外面做一些副业。我们是轮班制度三班倒,上一天一夜可以休息两天两夜。

我们每一辆急救车上都配备有两名担架工,在出诊过程中,我们要全力配合医护人员的工作。在出诊过程中,一般医生和病患家属是不参与到这个搬抬过程中来的,一方面他们体力有限,另一方面搬抬病人这件事情也是需要一定技巧和方法的。我们没有编制,出事故得自己担责,

所以每次出诊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生理和心理的考验。(摘自4月26日微信公众号“三联生活周刊”郭毓文)



扫我有惊喜